

小说
说小



小说说小

林斤澜 著

社

小说说小

林斤澜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小说说小

Xiao shuo Shuo Xiao

林斤澜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辽宁省鲁迅美术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72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¹/₂

插页：2

1985年12月第1版

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,000

责任编辑：修玉祥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 责任校对：唐惠凡

统一书号：10158·848 定价：1.25元



林彪

目 录

盆 景	1
园林猜想	5
送下乡	7
只缘身在此山中	10
祝 愿	14
原始森林的神秘	17
——访非杂谈	
蒲家庄杂感	25
谈魅力	39
《小说选》前记	52
山村寄语	54
——八〇年《北京文学》小说选代序	
在女神和在魁星前面	60
——母国政短篇小说选序	
《明天我就动身……》	63
——读韩寓丽小说集	
读《蒲柳人家》	69
《石火》前记	72

难得自知·····	75
留得青山在·····	82
说 难·····	88
《自我非我》·····	94

——戈恬觉小说集序

谈短篇小说创作·····	100
小说构思随感（之一）·····	117
小说构思随感（之二）·····	122
取 舍·····	132
有关结构的漫谈·····	141
短篇小说漫谈·····	157
箱底儿及其他·····	164
得心应手·····	172
小说说小·····	179
“外”和“中”·····	192
对话一例·····	204

短 简·····	216
两个再认识·····	219
再谈认识·····	220
漫谈小说创作·····	222
下乡见闻·····	227
小说新风·····	230
真与假·····	235
走现实主义的道路·····	239

打开思路	247
后会有期	249
关于现阶段的文学	253
——答《当代文艺思潮》编辑部问	
闲话小说	286
有关题材的零碎感想	290
后 记	294

盆 景

寄语温州同行

年轻时候晓不得盆景的好看。

抗日战争头几年，有宣传抗日的剧团，办在谢池巷臀张家花园屋的花厅里，我常常去那里参加活动。

这个花厅现在也还在，临窗是中山公园的小河，和积谷山隔河相对。花厅有楼，记得叫做池上楼，是纪念诗人谢灵运的。楼是留下来了，只是年久失修，看来寂寞。

记得就在这附近的一条巷弄里，有一家花圃。那是个大院子，用长石条搭起长长的石凳，一行行摆起大大小小的花盆。我路过门口，有时候进去“旋”一“旋”。若是细雨蒙蒙的春天，走进这花木的巷弄里去，就象是走到春天的深处。细雨很重要，好比杜鹃，现在大家叫做映山红，只有在细雨中才开得淋漓尽致；大太阳一晒，映山红难道不单薄点了吗？不蔫了吗？

杜甫说春雨“润物细无声”，这个“润”字当然极好，但“无声”和我小时候的印象不合。记得站在花圃里，耳朵边总有轻轻的、细细的、苏苏的

声音。这是寂静的声音，比“无声”的寂静还要寂静。这又是滋润的声音。花圃也培养盆景，我一直视而不见。只在一个雨天，在苏苏声中忽然发现一盆盆山光水色，竟看呆了。

这个花圃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：寂寞。春天花重叶浓，就更加寂寞。不能说是荒凉，这里是有人经营的。也不能说是清静，清静就算是轻松了。我不记得遇见过买主，不记得有人指东指西讲价钱。园丁也很少，个把两个人总在什么角落头，一声不响地松松土，剪剪枝。脸色也都苍白或是苍黄。也许是战争时期，这一行在苦守苦撑。但他们靠什么吃饭？有谁来欣赏呢？这样的冷清清，难道也算是一个行业？寂寞之感牵丝攀藤爬上我幼稚的心头，我好比落在蜘蛛网里，这叫人怎么“顶得牢！”我赶紧逃跑，跑到剧团里热闹去了。

离开家乡四十年，在外边渐渐地晓得点儿，盆景有流派，成都和苏州代表着两大不同的风格。

年纪也渐渐地老大了，会忽然思乡起来。家乡的江心屿，在我的思念中就是一个苍翠古朴的盆景：那狭长椭圆的小岛，两头小山、古塔，江水拍岸，树木盘根错节，还有古寺的暮鼓晨钟……

四十年后我回到家乡，第二天就拜访这盆景般小岛。走到江心寺门前，那著名的、父老津津乐道的、用一个字重重迭迭的对联没有了。朝里看了一眼，凡是原来有文字有文物的地方，都光生生、灰溜溜，大水“推”了一样。这么个小岛也没有逃脱

“浩劫”……我赶紧走开，我愿意保留我的不褪色的记忆。

信步走到后边，却见新长出来一片地，新造了一片园林。我当然愿意有新的记忆，看见一个小院子里展览盆景，呵，大盆景里展览小盆景，赶紧走进去看了几盆，不料小盆景的气势，有胜过大盆景的意境。

我不喜欢那种全景式的盆景，山重水复，亭台楼阁，樵夫钓叟……随处都是讲不尽的故事。我也不喜欢本当“瘦、透、皱”的石头上，插起“平、板、直”白铁剪的红旗，说是表现深刻的社会意义。

我见过一个盆景，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年头？都记不清楚了。只是一想起那盆景来，心里就有平野千里，大风呼号，乱云飞渡……那是巴掌大的一个土坡，坡上一株树，只有一株。树形粗壮和挺拔兼备。大枝疏落，小枝密集，绿叶无数。枝杈全部倾向一个方向，树叶张张朝一个方向伸展。这是旷野上，迎风挺立的大树。孟郊有句：“高枝低枝风，千叶万叶声。”我听见了精神抖擞、气力旺盛、胸怀苍茫、千古不朽的英雄的歌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……”

这样的杰作是怎样作出来的？多少个细雨蒙蒙的春天，一枝一枝地培养，一叶一叶地修剪。没有成型的时候，没有买主。熬到成型了，也许大家都在欣赏“全景式”，或者正对插着白铁剪的红旗有兴趣。这样的一株树，也不过角落头摆一摆，摆摆

也就收了。

这样的冷清清，算个什么行业？但确实是个行业。若有寂寞牵丝攀藤爬上心头，不要逃跑，要“顶得牢”。寄语家乡年轻的亲爱的同行，这个盆景的作者最大的本事是：忍耐。

谢池巷旁的池上楼年久失修了，但楼的后代却不寂寞，她晓得早年那个花圃，晓得花圃的后人现在杭州西湖培养盆景，四海内外都有人赞赏。

园 林 猜 想

感谢江苏的同志们，让我们在山明水秀的江南，交流对小说写作的体会。同时在苏州、无锡，看了一些著名的园林。

我想起一位老前辈，谈论小说结构的民族传统的时候，拿园林建筑作比方：层次分明，两边对称，对称中又着力变化，有影壁，有曲径，有豁然开朗等等。我觉着说得好，但主要是针对长篇而言吧。

去看苏州园林，陆文夫是难得的向导。他说苏州园林的特点是小巧精致，好比缩小了尺寸。我不懂园林艺术，但相信这里的园林，艺术上有独到之处。又想比之小说，“缩小了尺寸”却是当前的通病。我们的中篇，往往象缩小了尺寸的长篇，短篇又更象是缩小了尺寸的中篇。小说缩小之后，却又看不出小巧了，精致更是不容易找到了。

我们在留园里，走到游廊的一角，陆文夫叫我们站住，说从这里往园子里看，山石、树木、亭台相互掩映，层次最多，变化最巧，这个地方是欣赏这个园子最好的角度。又在不同的园子里，陆文夫把我们带到一个傍水的亭子，或带到一个宽敞的花厅，告诉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见园子全貌。

我想这都值得写短篇小说时借鉴：找到一个最好的角度，找到一个最适宜的地方。陆文夫早年的名作《小巷深处》写得多么曲折细致。他的近作内涵广阔。是否他得到熟悉的园林的好处了。

在无锡的寄畅园里，漫步走过石山，高晓声在我耳边说：“这里还是不错的。”他很少这样说。走过许多名楼名堂名亭，他好象都没有说过什么。因此我站住，细细观察，却觉得这个角落山石平常，水池也象常见的池塘。旁边有一亭一楼，亭无装饰，楼没有对联匾额……高晓声见我有些疑惑，就解释道：“这里人不要多，三五个，泡杯茶谈谈蛮好……”他连解释的时候，也没有说出“家常”“野趣”“自然”“朴实”……这些概念。使我猛然想起他的小说。高晓声被迫搁笔二十多年，只在今年，好象山泉破土而出，涓涓清溪，潺潺细流，使得杂草滋润，卵石生色……若问主题，也就是常常遇见的提问：写的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反映了什么情况？解决了什么问题？高晓声说，他是说不出来的。说不出来已经不是通常的回答了，这一位反倒考虑起“主题”两个字，只怕是理论家发明的吧。

我走完著名的园林，对这些精心设计，竭力建筑起来的艺术，只觉得精神为之一爽，情绪为之一振，也就是心旷神怡吧。经过陆文夫的指点，也能揣摸这些艺术之中，还有不同的风格、流派、特色。但若追问“什么意思”，我想我得跟着高晓声说：“说不出来。”

送 下 乡

北京四乡都有业余作者，有的写过长篇小说，有的反映过二三十年的农村生活。北京市里的专业作者中，有好几个是专写农村的，我只算得半个。

经过十年“浩劫”，城市与农村都从恶梦中惊醒，一骨碌爬了起来。可是这两年报刊上，反映农村的作品比较少了，也不叫响，评论上也不多注意。农村作者走到一起，圆脸变了长脸。专业作者一时也解不透，仿佛一个大拐弯急刹车，给摔在地上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叫做“懵”住了吧。不过专业的刚从浩劫里过来，有许多亲身遭遇好写，就把农村题材先放过一边了。

“懵”虽说是“懵”了，倒也没有人以为农村不重要，不值得反映，没有人嫌落后，嫌没有前途，没有人打算“改行”。

日新月异，没多久，不觉“懵”出来两个再认识：一个是对生活的再认识，一个是对写作的再认识。

对生活的再认识，是拾一拾三十年来的脚印子，数一数年复一年的各个运动，看一看实践下来的效果，也就是检验的意思。这是城市与农村一色，专

业与业余齐飞的事，暂不多说。

对写作的再认识，大体上以题材来分的话，写城市生活，写知识分子，写干部的作品，抢先了一步，这一步是把笔头对准了人的命运。我作为作者和读者，觉着写生活、写人的命运，仿佛老生常谈，实际是迈出了要紧的一步。

从概念出发，又用概念来解决问题。嘴说生活是源泉，实际当做面团，要圆就圆，要方就方，用来图解概念。这个毛病由来已久，到了“四人帮”手里，病人膏肓。请看东西南北，凡能够动动笔杆的，无不写过“讲用稿”，这“讲用稿”当然不是文艺作品，却又十方圆通。农村文化馆的同志说，来稿还是不少，不过好多跟“讲用稿”似的。这情况怕是图解的登峰造极了。

现在有些作者，对外国着重描写心理的方法发生兴趣。有的对民族传统的一些打入冷库的招儿，有些向往。借鉴中外古今，原是文艺发展的正经，让咱们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吧。那么“图解”这位神通，可不可以唤它回来？我想要看回来做什么？也许它也有用处，也有前途。只是要心中有数，它那两把“刷子”过不去艺海沉浮。那“刷子”不是艺术创作的家什。我们这些人以往在这上头走的冤枉路多了，吃的亏大了，不免多操一份心，怕它唤之即来，挥之不去。实际在有些地方，它现在还直撅撅地戳着呢。

党的政策，叫大地迅速苏醒了，农村日逐富起

来了，农民的积极性高起来了。农村的作者，过春节的时候，不见长脸，只见圆脸。现在都到了春分时节，脸也没有再长起来，说话的嗓门倒又长高一度。有说不了解农村，就不了解中国。有说“四化”，农业是走前的一化。有说以往的文学，战争和农村是最响亮的。有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八亿农民的事，非同等闲。专写农村的专业作者，哪里还坐得住冷板凳。腿脚矫健的，已经卷起铺盖卷儿走了。我这半个写农村的，也在收拾手头的零碎活儿，打算拐着脚，步他们的后尘了。

这篇千字文，是送行也是紧跟的意思。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感谢《百花洲》编辑部在“秋老虎”来劲的时候，拿车送我们上庐山，躲了半个月。果然，山上树木葱笼，更有山烟山雨，把我们凉快透了。

《百花洲》编辑部还送我们几本书，其中一本是《庐山历代诗选》。从东晋的陶渊明起，到清末的康有为，名家一百二十二人，选诗一百七十四首，都是有关庐山的题咏。

这本诗选有时我读不下来，我不能走进古典山水诗里常有的“宁静淡泊”的境界。我会心慌起来的。从东晋到现在一千五六百年间，这深山密林，这诗人歌唱作隐居避世的地方，却有过那么多沧桑。前朝烧砖伐木好容易兴建起来的山庄野寺，后朝人只能在断壁颓垣上题字了。有的因名气大，因地势好，屡屡重建，到现在我们还是寻不着一片瓦的。

“山川依旧，城廓俱非”吗？我看也不是。这山得天独厚，树木长得山都黑了，可是都是新树，百年以上的盘根错节难得看见。不过山上的石岩还可能依旧，没有听说五老峰从前胖些现在见瘦了的闲话，可是鄱阳湖宽呀窄呀就言之凿凿了。